

一直想素描一下老高。
老高老家山东,三年前,为了照看孙女来到上海。老高对于看孩子颇有自信,因为包括儿子在内,娘家几个侄子侄女也都是她看大的。可时代不同了,老高不得不学习新技能,比如奶粉的冲调、按时喂奶、婴儿抚触、拍嗝拍痰甚至营养搭配……从一点不懂,到一点就通,老高进步神速。

但令老高头疼的还是孩子的穿衣问题。老年人人都怕冷,总习惯根据自己的感觉给孩子穿衣服。可现代育儿理念强调“孩子少穿不生病”。结果,为了孩子每天穿什么,老高经常和儿子儿媳“打游击”。早上出门,儿媳安排了孩子穿的衣服。下午回来,总发现孩子又套上了一件。最后,家庭会议的结果是去掉两个袖子——可以加,但只限于马甲。不过,老高的育儿理念也不总是传统的。比如在给孩子喂饭这个问题上,老高坚持不能大人嚼了给孩子吃;在洗衣问题上,老高坚持小孩子的衣服,即使量多件大,一定要单独手洗。你问她这些事是哪里知道的?她就笑着说,现在农村也“科学”着呢!

国色天香

玉玲珑

同事自洛阳带来一盒牡丹花脯,盛放在一只器皿中,色泽嫣红,如一盒上好的胭脂。拈起一只,姿态妩媚,宛如凡人,这样一种风华一旦弃了枝头如下凡入了尘世,如今呈放于器,那一痕胭脂玉脯,无翠横陈,完美如一帧标本,分明有某种静默无言的款款情思在里面,一时竟不忍下箸。
蓦然忆起离骚里的两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斗胆一试,果觉惊艳无比,牡丹花的清香跟蜜饯的甜腻,一旦玉露相逢竟是齿颊生香,回甘无穷。如此一番含英咀华果然是神仙绝品,一时间锦心绣口,大约诗可吟得,文可作得。

也曾曾在白洋淀领略过油炸荷花的冰火两重天。于晨曦微露之时,偕一木兰轻舟荡入藕花深处,采摘第一枚清露滴落的萼苞新株,将其置于灶上,一番烈火烹油,凌波仙子顿成凛然之姿,此种作法似有焚琴煮鹤之嫌,如今想来仍心有戚戚。

还有一种木樨肉,取肥瘦相间猪肉若干,以桂花的浮花浪蕊佐佐,用木樨的清香去中和肥肉的浓腻,口味清冽甘醇,不失为一道上品,历来为饕客们趋之若鹜。

大抵这世上所有的爱欲一定要着落在一个吃上,方才觉出现世安稳,烟火丛生。不独风物,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譬如恋人之间,最深切动人的一句情话尚且不是我我爱你,而是我做给你吃,其中风月自知。

牡丹总是开在春浓酒酣之际,此时李谢浓妆,桃红飞散,春已深深处。牡丹是接近花事荼靡的一种盛开,姚黄魏紫灿若云锦,名动四方。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太白一曲《清平乐》道尽牡丹的浓艳富丽,春光旖旎。牡丹盛于唐时,唐人也痴爱牡丹,唐朝雍然大度,气象万千,与牡丹的品性极为契合。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使君王带笑看,牡丹也是一种春风得意,富贵荣华之物。宋人清简,偏爱梅花的风流掩然,孤标清曼,于是杜撰出了一个梅妃江采苹,一曲《楼东赋》更是清冷幽独,风致绝俗,极其契合宋时文人的一种审美。

这就譬如中国古典文学的双峰并峙,唐诗与宋词,唐诗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宋词幽微款曲,灵动摄人。
审美这种事情相当有意思,有人就对牡丹爱慕成痴,也有人可能不屑一顾,譬如八大,他会去画一株瘦荷,几根枯藤,枯藤之上栖息不稳的寒鸦一点,绝对不屑于去画一只春风拂槛的露华牡丹。

审美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心性,大多与一个人的遭逢际遇有关。文人清赏,中国的女人大多追求一种孤清散淡,寥落空寂的出离之美,牡丹是春风骀荡,富贵荣华之物,或许会有人觉得牡丹过于浓艳富丽,未免世俗了些,我以为大俗之至方为大雅,况且华贵本亦是一种气质,就像三代才成就一个贵族,这世上如若有一种花可以冠为国色天香,玉质华章的话非牡丹莫属。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而她的花开势必必要名动四方,令群芳失色。
此去不远的东都,春浓酒酣,盛世繁华。垂杨紫陌洛城东,我知我是想念洛阳了。



老高最相信“科学”的事。在老家时,老高的饭量可不小。刚到上海,看到儿子小小的碗里浅浅的半碗饭,总担心他吃不饱。后来,老高体检出脂肪肝、血脂高,在电视养生节目的科普下,老高也开始每顿半碗饭,还常把“肚子太大”、“少吃点”

老高

姚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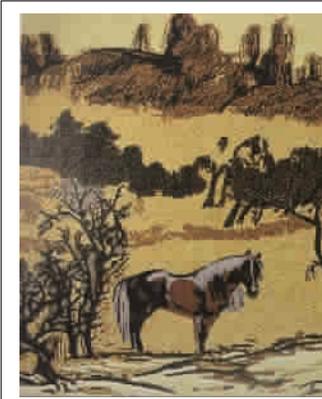
放在嘴边,刚开始,老高总说这里人从早到晚锻炼,也不嫌累。现在老高也会忙中偷闲,跟着儿媳一起做做操,走走路。不过,有些事老高也有自己的看法。到上海才一个月,老高就把小区里的男女老少认识了一大半。儿子带孙女出门,小区里的不少人都凑过来逗孩子,问“你奶奶呢?”儿子对于老高喜欢和陌生人说话的“毛病”颇有微词。老高却说,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就不能不打招呼?这不科学。

老高文化水平不高,但她的知识也大有用武之地。当下,大家都追求食品安全,什么农药、激素唯恐避

之不及。老高以自己半生耕种于田间的经验,告诉我们所谓不打药都是商贩的噱头,但再打药也是收割前好一阵子的事,所以买回家的蔬果已经没什么农药。如果再不放心,就多吃那些不怎么打药的菜。比如在泥土里的地瓜、山药、土豆、萝卜;南瓜、洋葱之类也可以放心食用;而长豇豆、西红柿、花菜等最招虫,农药会打得更多些。以前,老高总怕家里带来的东西不值钱,拿不出手。现在老高最骄傲的就是把自家种的姜、花生、小米送人,还不忘说一句,自家种的,放心。

春光明媚的下午,小区门口的小花园总有这么一群人。她们推着小车、抱着小孩,三三两两、嬉嬉笑笑。她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还会约好周末一起跳跳操、买衣服。这群人里,总有个一手拎着紫色小包,一手牵着童花头小囡,乐呵呵听大家谈笑风生的大个子老太太。那就是老高,我的婆婆,而她身边,都是一些不辞辛劳,甚至不远千里来为子女分担育儿重担的婆婆妈妈们。她们很传统,却不拒绝与时俱进。她们都很可爱,只要你愿意走近她们。

有朋友自杭州送来龙井新茶。沏上,随着几片鲜嫩叶瓣在杯中慢慢舒展,水顷刻间被淡淡的绿意渲染得清澈通透,袅袅的水雾中,清香随之飘散。我不谙茶道,只觉得这茶香,绿意淡雅、赏心悦目,喝着喝着,倒想起了千里之外的贵州湄潭。
也许是孤陋寡闻,原先我不知贵州还有个湄潭,直至前年初冬到了该地,才晓得是个盛产绿茶的美丽茶乡,而且一再地被惊倒。别看湄潭地处黔北偏僻山区,却有两个“世界之最”令人瞩目。一进湄潭县城,无论从哪个方向,映入眼帘的都是高耸于城中火



古道西风 (绝版套色) 张咏清

焰山顶的一把棕色大茶壶,其气宇轩昂,巍巍壮观。壶内实为集休闲、娱乐、观光于一体的茶文化旅游主题公园,不仅可从一个个窗口俯瞰全城,还可在里面喝茶就餐。据说为打造这个庞然大物,历时7年才完工,难怪号称“天下第一壶”,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不知道坐在那上头喝茶是什么滋味,会不会有种君临天下、悠悠自在的超然?在湄潭流行一句很有名的诗“一生只等一壶茶”,这道出了湄潭人的好茶。

而真正让我体会到湄潭人对茶的钟爱,是看到了万顷茶海。那是世界上

连片面积最大的茶园,广袤无际,绵延起伏,一马平川地伸展开去。站在高高的观光塔上举目远眺,仍一眼望不到头,唯有一条车行道宛若白色的绸带从中间飘过伸向远方。我仿佛置身于茫茫草原,又好像行进在浩渺的大海,满目都是青绿色。面对茶海,唯有震撼,这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我似乎找到了“一生只等一壶茶”的注脚,原来湄潭人早已把茶与大地融于一体了。这时,天飘起了蒙蒙细雨,感觉空气中的湿润与江南无异。听当地人介绍,拥有70多年历史的湄潭“翠芽”与“龙井”不分上下,看来同两地气候、环境相近有关。茶圣陆羽曾对湄潭的茶大为赞赏,称“往往得之,其味最佳”。遗憾的是我没这本事,品不出两种茶的区别所在。

不过,湄潭与苏浙还是有些缘分的。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跋山涉水西迁湄潭,师生们上课之余还在当时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种植过茶叶。在原先的旧址上,我见到了浙大教授曾住过的转角楼,无数的电线从楼前穿过,周围的

房屋已拆去,只剩这幢摇摇欲坠的旧楼立在原地,墙上钉着全国重点文物的牌子。看着这座孤独的旧楼,我眼前浮现出了当年那些教授们的身影,他们从遥远走来,叙说着曾经的一段历史往事。如今他们已成为湄潭的一部分,茶壶则是湄潭的象征。呼呼作响的寒风中,我感觉与那把茶壶渐渐走近了。

一从禅歌起天末,十年穷海不回头。清风吹日日过云,光照琉璃滑如油。张羽盖,树兜旆,罗浮不到到瀛洲。瀛洲鳞介多随意,怨海轻浅逐上浮。浮上烽烟餐太霞,控驾馨虹化龙驹。惊夜疑有王乔来,望曙亦松期同游。再顾远色带岛树,混漾漫天星汉流。青鸟才度紫霄宫,鸾驾不回烂整舟。俄倾鹤山动歌声,徯徯招灵鬼生愁。九霞思困张瑛筵,三天昆陵出琼楼。乃下沧溟成一诀,碧落混茫去无收。五草七木尽委地,六漠八荒转成秋。魏阙下,金门诏,波静天高全忘掉。天常无情天不老,人不衰我无烦恼。又笑东西南北走,麻姑王母不相酬。风过鲛鱼传消息,童子悉数付青沓。乃叹玉颜侵白齿,堂堂青春不我留。欲解朝朝从五老,黯黯已觉此身体。

马尔代夫面积虽小,但历史却很悠久,及我来此,距希腊人托勒密首次文字记载已隔1900年,距郑和商船来此贸易也过去了600年。从来向往逍遥的中国入虽不常绝海跨洋,但大多思慕蓬瀛。以后即使入山求仙,并改“仙”字为“仝”或“仝”,仍不忘拟像其意,在清修的静室用博山炉,乃或在园林中用石头叠出海上三山,至于祈求长生轻举的慕仙之文与

一年前,女儿对我们说,你们两老都已年逾八十,住的却离我家这么远,不如搬到我家附近来住。女儿一片孝心,我们当然听从,当即搬到了女儿的小区仁恒滨江园。滨江园层台耸翠,花木扶疏,可惜公共交通不方便。以我的步履走到最近的地铁站得20分钟,即使到了站内还必须下70级台阶才可以上车,那简直是要了我的老命,出门不得不借助出租车,所以平时很少出门,只是在小区花园散散步。

小区里孩子特多,长得惹人喜爱,我基本上都认识,并喊得出他们的名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每天都到小区广场散步,上下午各一次,顺便逗这些孩子玩,他们跟我也很亲热。

下午3时左右,我还会到小区的幼儿园去看老师带着孩子玩。孩子们会分成七、八个小组,有的玩丢沙袋,有的玩爬行比赛,还有玩“钻狗洞”或拉着小车转圈的。看到我,不少孩子会来跟我打招呼,大胆的还会跑过来向我讨糖吃,所以我的口袋里总是备着些糖果。老师们很宽容,从来不会制止我。到了下午4时,家长陆续来领孩子们回家了。

与孩子们逗乐成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让我感到人生更有乐趣,使我这个老头越活越年轻。

房屋已拆去,只剩这幢摇摇欲坠的旧楼立在原地,墙上钉着全国重点文物的牌子。看着这座孤独的旧楼,我眼前浮现出了当年那些教授们的身影,他们从遥远走来,叙说着曾经的一段历史往事。如今他们已成为湄潭的一部分,茶壶则是湄潭的象征。呼呼作响的寒风中,我感觉与那把茶壶渐渐走近了。

那道,也敢于创新,在油轮公司颇有名气。一次相遇,他十分自豪地说:“从3000吨位的油轮到20万吨的VLCC我都工作过!”我听了哈哈一笑,说:“你只是登上不同吨位的油轮罢了,我可是除了潜水艇以外,啥船都上过!”他愕然。我确实没有说瞎话,我在珠江的支流西江登上过只能装载十几个集装箱的驳船,也上过8000箱位的大型船;我曾在老货船上与船员一同战斗风浪;几十万吨的油轮、货轮,滚装船、游轮,我都登上去过。我见证了从中国航运业的飞跃发展,我用手中的笔,为海员呐喊加油。我经历过,所以我骄傲!

光阴荏苒,中国两大航运巨头联手重组,我脱离岗位,海运报也休刊了。在我案头,只有几十本一二三等奖的荣誉证书和上海市企业报优秀记者的水晶奖杯,提醒我,我曾在航运企业报社笔墨耕耘多年。往事不堪回首,但凭借海运报多年的磨练,我仍在《中国海员》杂志这块园地辛勤耕耘着。

端午节快到了,明起刊登一组《享受传统佳节》。

企业之声

用笔为海员呐喊加油

朱文樵

灵感,从此对写稿有了一点心得。我记起来了,那次的版面编辑正是鄙人,看到了这篇投稿,虽然写得毫无头绪,但反映的新闻事实却有价值,为此对稿件进行大幅调整。没有想到,这位政委却念念不忘,让我十分感动。

一次,妻子告诉我,他单位同事的爱人也在海运局船上工作。竟然也知道自己大名,这让她十分高兴。我下基层、上船舶,为海运事业的发展鼓劲,虽然辛劳,但得到了广大海员的认可,我非常欣慰。

在采访中我结识了一位政委,此人能说

戏为游仙诗

一从禅歌起天末,十年穷海不回头。清风吹日日过云,光照琉璃滑如油。张羽盖,树兜旆,罗浮不到到瀛洲。瀛洲鳞介多随意,怨海轻浅逐上浮。浮上烽烟餐太霞,控驾馨虹化龙驹。惊夜疑有王乔来,望曙亦松期同游。再顾远色带岛树,混漾漫天星汉流。青鸟才度紫霄宫,鸾驾不回烂整舟。俄倾鹤山动歌声,徯徯招灵鬼生愁。九霞思困张瑛筵,三天昆陵出琼楼。乃下沧溟成一诀,碧落混茫去无收。五草七木尽委地,六漠八荒转成秋。魏阙下,金门诏,波静天高全忘掉。天常无情天不老,人不衰我无烦恼。又笑东西南北走,麻姑王母不相酬。风过鲛鱼传消息,童子悉数付青沓。乃叹玉颜侵白齿,堂堂青春不我留。欲解朝朝从五老,黯黯已觉此身体。

马尔代夫面积虽小,但历史却很悠久,及我来此,距希腊人托勒密首次文字记载已隔1900年,距郑和商船来此贸易也过去了600年。从来向往逍遥的中国入虽不常绝海跨洋,但大多思慕蓬瀛。以后即使入山求仙,并改“仙”字为“仝”或“仝”,仍不忘拟像其意,在清修的静室用博山炉,乃或在园林中用石头叠出海上三山,至于祈求长生轻举的慕仙之文与

一年前,女儿对我们说,你们两老都已年逾八十,住的却离我家这么远,不如搬到我家附近来住。女儿一片孝心,我们当然听从,当即搬到了女儿的小区仁恒滨江园。滨江园层台耸翠,花木扶疏,可惜公共交通不方便。以我的步履走到最近的地铁站得20分钟,即使到了站内还必须下70级台阶才可以上车,那简直是要了我的老命,出门不得不借助出租车,所以平时很少出门,只是在小区花园散散步。

小区里孩子特多,长得惹人喜爱,我基本上都认识,并喊得出他们的名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每天都到小区广场散步,上下午各一次,顺便逗这些孩子玩,他们跟我也很亲热。

下午3时左右,我还会到小区的幼儿园去看老师带着孩子玩。孩子们会分成七、八个小组,有的玩丢沙袋,有的玩爬行比赛,还有玩“钻狗洞”或拉着小车转圈的。看到我,不少孩子会来跟我打招呼,大胆的还会跑过来向我讨糖吃,所以我的口袋里总是备着些糖果。老师们很宽容,从来不会制止我。到了下午4时,家长陆续来领孩子们回家了。

与孩子们逗乐成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让我感到人生更有乐趣,使我这个老头越活越年轻。

房屋已拆去,只剩这幢摇摇欲坠的旧楼立在原地,墙上钉着全国重点文物的牌子。看着这座孤独的旧楼,我眼前浮现出了当年那些教授们的身影,他们从遥远走来,叙说着曾经的一段历史往事。如今他们已成为湄潭的一部分,茶壶则是湄潭的象征。呼呼作响的寒风中,我感觉与那把茶壶渐渐走近了。

那道,也敢于创新,在油轮公司颇有名气。一次相遇,他十分自豪地说:“从3000吨位的油轮到20万吨的VLCC我都工作过!”我听了哈哈一笑,说:“你只是登上不同吨位的油轮罢了,我可是除了潜水艇以外,啥船都上过!”他愕然。我确实没有说瞎话,我在珠江的支流西江登上过只能装载十几个集装箱的驳船,也上过8000箱位的大型船;我曾在老货船上与船员一同战斗风浪;几十万吨的油轮、货轮,滚装船、游轮,我都登上去过。我见证了从中国航运业的飞跃发展,我用手中的笔,为海员呐喊加油。我经历过,所以我骄傲!

光阴荏苒,中国两大航运巨头联手重组,我脱离岗位,海运报也休刊了。在我案头,只有几十本一二三等奖的荣誉证书和上海市企业报优秀记者的水晶奖杯,提醒我,我曾在航运企业报社笔墨耕耘多年。往事不堪回首,但凭借海运报多年的磨练,我仍在《中国海员》杂志这块园地辛勤耕耘着。

端午节快到了,明起刊登一组《享受传统佳节》。

企业之声

用笔为海员呐喊加油

朱文樵

灵感,从此对写稿有了一点心得。我记起来了,那次的版面编辑正是鄙人,看到了这篇投稿,虽然写得毫无头绪,但反映的新闻事实却有价值,为此对稿件进行大幅调整。没有想到,这位政委却念念不忘,让我十分感动。

一次,妻子告诉我,他单位同事的爱人也在海运局船上工作。竟然也知道自己大名,这让她十分高兴。我下基层、上船舶,为海运事业的发展鼓劲,虽然辛劳,但得到了广大海员的认可,我非常欣慰。

在采访中我结识了一位政委,此人能说

戏为游仙诗

一从禅歌起天末,十年穷海不回头。清风吹日日过云,光照琉璃滑如油。张羽盖,树兜旆,罗浮不到到瀛洲。瀛洲鳞介多随意,怨海轻浅逐上浮。浮上烽烟餐太霞,控驾馨虹化龙驹。惊夜疑有王乔来,望曙亦松期同游。再顾远色带岛树,混漾漫天星汉流。青鸟才度紫霄宫,鸾驾不回烂整舟。俄倾鹤山动歌声,徯徯招灵鬼生愁。九霞思困张瑛筵,三天昆陵出琼楼。乃下沧溟成一诀,碧落混茫去无收。五草七木尽委地,六漠八荒转成秋。魏阙下,金门诏,波静天高全忘掉。天常无情天不老,人不衰我无烦恼。又笑东西南北走,麻姑王母不相酬。风过鲛鱼传消息,童子悉数付青沓。乃叹玉颜侵白齿,堂堂青春不我留。欲解朝朝从五老,黯黯已觉此身体。

马尔代夫面积虽小,但历史却很悠久,及我来此,距希腊人托勒密首次文字记载已隔1900年,距郑和商船来此贸易也过去了600年。从来向往逍遥的中国入虽不常绝海跨洋,但大多思慕蓬瀛。以后即使入山求仙,并改“仙”字为“仝”或“仝”,仍不忘拟像其意,在清修的静室用博山炉,乃或在园林中用石头叠出海上三山,至于祈求长生轻举的慕仙之文与

一年前,女儿对我们说,你们两老都已年逾八十,住的却离我家这么远,不如搬到我家附近来住。女儿一片孝心,我们当然听从,当即搬到了女儿的小区仁恒滨江园。滨江园层台耸翠,花木扶疏,可惜公共交通不方便。以我的步履走到最近的地铁站得20分钟,即使到了站内还必须下70级台阶才可以上车,那简直是要了我的老命,出门不得不借助出租车,所以平时很少出门,只是在小区花园散散步。

小区里孩子特多,长得惹人喜爱,我基本上都认识,并喊得出他们的名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每天都到小区广场散步,上下午各一次,顺便逗这些孩子玩,他们跟我也很亲热。

下午3时左右,我还会到小区的幼儿园去看老师带着孩子玩。孩子们会分成七、八个小组,有的玩丢沙袋,有的玩爬行比赛,还有玩“钻狗洞”或拉着小车转圈的。看到我,不少孩子会来跟我打招呼,大胆的还会跑过来向我讨糖吃,所以我的口袋里总是备着些糖果。老师们很宽容,从来不会制止我。到了下午4时,家长陆续来领孩子们回家了。

与孩子们逗乐成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让我感到人生更有乐趣,使我这个老头越活越年轻。

房屋已拆去,只剩这幢摇摇欲坠的旧楼立在原地,墙上钉着全国重点文物的牌子。看着这座孤独的旧楼,我眼前浮现出了当年那些教授们的身影,他们从遥远走来,叙说着曾经的一段历史往事。如今他们已成为湄潭的一部分,茶壶则是湄潭的象征。呼呼作响的寒风中,我感觉与那把茶壶渐渐走近了。

那道,也敢于创新,在油轮公司颇有名气。一次相遇,他十分自豪地说:“从3000吨位的油轮到20万吨的VLCC我都工作过!”我听了哈哈一笑,说:“你只是登上不同吨位的油轮罢了,我可是除了潜水艇以外,啥船都上过!”他愕然。我确实没有说瞎话,我在珠江的支流西江登上过只能装载十几个集装箱的驳船,也上过8000箱位的大型船;我曾在老货船上与船员一同战斗风浪;几十万吨的油轮、货轮,滚装船、游轮,我都登上去过。我见证了从中国航运业的飞跃发展,我用手中的笔,为海员呐喊加油。我经历过,所以我骄傲!

光阴荏苒,中国两大航运巨头联手重组,我脱离岗位,海运报也休刊了。在我案头,只有几十本一二三等奖的荣誉证书和上海市企业报优秀记者的水晶奖杯,提醒我,我曾在航运企业报社笔墨耕耘多年。往事不堪回首,但凭借海运报多年的磨练,我仍在《中国海员》杂志这块园地辛勤耕耘着。

端午节快到了,明起刊登一组《享受传统佳节》。

企业之声

用笔为海员呐喊加油

朱文樵

灵感,从此对写稿有了一点心得。我记起来了,那次的版面编辑正是鄙人,看到了这篇投稿,虽然写得毫无头绪,但反映的新闻事实却有价值,为此对稿件进行大幅调整。没有想到,这位政委却念念不忘,让我十分感动。

一次,妻子告诉我,他单位同事的爱人也在海运局船上工作。竟然也知道自己大名,这让她十分高兴。我下基层、上船舶,为海运事业的发展鼓劲,虽然辛劳,但得到了广大海员的认可,我非常欣慰。

在采访中我结识了一位政委,此人能说

那道,也敢于创新,在油轮公司颇有名气。一次相遇,他十分自豪地说:“从3000吨位的油轮到20万吨的VLCC我都工作过!”我听了哈哈一笑,说:“你只是登上不同吨位的油轮罢了,我可是除了潜水艇以外,啥船都上过!”他愕然。我确实没有说瞎话,我在珠江的支流西江登上过只能装载十几个集装箱的驳船,也上过8000箱位的大型船;我曾在老货船上与船员一同战斗风浪;几十万吨的油轮、货轮,滚装船、游轮,我都登上去过。我见证了从中国航运业的飞跃发展,我用手中的笔,为海员呐喊加油。我经历过,所以我骄傲!